

論原始客語中的 * η_1 與 * η_2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探討 O'Conner (1976) 原始客語聲母系統中兩個舌面鼻音： $*\eta_1$ - 與 $*\eta_2$ - 的擬測問題。O'Conner 的方案是將 $*\eta_1$ - 擬為 $*\eta$ -， $*\eta_2$ - 擬為 $*\eta$ -，主要依據是沙頭角客語的讀音。若把 O'Conner 的擬測與 Norman (2011) 所提出的漢語方言通音 (Common Dialectal Chinese) 進行比較，將面臨音韻對應上相當重大的困難。在重新檢視沙頭角客語的音韻系統之後，本文將原始客語的 $*\eta_1$ - 擬測為 $*\eta$ -， $*\eta_2$ - 擬測為 $*\eta$ -。本文提出的方案不僅對內能解釋原始客語的演變，對外也能與漢語方言通音合理地接軌。另外，本文在方法論上有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是依照歷史語言學經典的比較方法，從現代方言的觀點由下而上的建構原始客語，而非直接使用《切韻》來推導演變；二是利用「漢語方言通音」（簡化的《切韻》音系）與原始客語進行比較，從顛倒重建的觀點檢驗不同方案，從而找出更為合理的音值擬測。本文作為個案研究，不僅從方法上展示原始漢語方言擬測的可行性，更期盼喚起學界對原始客語擬測的重視。

關鍵字：原始客語、比較方法、內部構擬、顛倒重建、歷史語言學

* E-mail: ruiwen@gate.sinica.edu.tw
投稿日期：2019年3月28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2月27日

On the Reconstructions of * η 1 and * η 2 in Proto Hakka Initial System

Rui-wen Wu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In this paper, I reexamine O'Conner's reconstruction (O'Conner 1976) of * η 1 and * η 2 in his Proto Hakka initial system and address a new proposal for these two phonemes. O'Conner assigned * η to * η 1 and * η to * η 2 based on the Sā Tóu Jiǎo Hakka dialect. However, when comparing * η 1 and * η 2 cognates of O'Conner's system with Norman's Common Dialectal Chinese system, we encounter a severe difficulty in phonetic correspondences. After careful investigation of the Sā Tóu Jiǎo Hakka dialect's phonological system, I propose an opposite reconstruction by assigning * η to * η 2 and * η to * η 1. This approach? could not only explain sound changes in Hakka dialects but also build an efficacious and simple connection with the Common Dialectal Chinese system. Through this case study, I hope to demonstrate methodologically the feasibility of reconstruction in Proto Chinese dialects and evoke the value of reconstruction of Proto Hakka in academia.

Keywords: Proto Hakka, Comparative Method,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Inverted Reconstructi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Date of Submission: March 28, 2019

Accepted Date: February 27, 2020

一、前言

本文以 O'Conner (1976) 所提出的原始客語 (Proto Hakka) 音韻系統為基礎，探討這個原始音韻系統中兩個鼻音聲母： $*\eta_1-$ 和 $*\eta_2-$ ，並提出與 O'Conner 恰好相反的擬測方案。

目前學界有關原始客語的構擬，除了 O'Conner 的系統外，李玉 (1986) 和嚴學窘、李玉 (1986) 也分別擬測了原始客家話的聲母系統。李玉等人的系統中與鼻音聲母有關的是 $*m-$ 、 $*n-$ 、 $*\eta-$ 、 $*\eta^{\circ}-$ 、 $*\eta_z-$ 、 $*\eta-$ 等。從中古《切韻》的框架來看，其對應關係是： $*m-$ 對應明母、 $*n-$ 對應泥母、 $*\eta-$ 和 $*\eta^{\circ}-$ 對應疑母、 $*\eta_z-$ 對應日母、 $*\eta-$ 對應娘母。由於李玉等人擬測原始客家話時，並未以同源詞表方式呈現，而僅僅羅列各客語方言的聲母讀法，閱讀之後不容易探究其音韻對應的實質內涵。再者，漢語方言聲、韻、調彼此間的關係相當密切，但李玉等人似乎並未提出原始客語韻母的系統，音系上不夠完備。基於研究上的一致性與完整性，本文將以 O'Conner 擬測的原始客語系統為基礎並進行討論。

O'Conner 提出的原始客語構擬方案距今 40 多年，檢討這個音韻系統中 $*\eta_1$ 與 $*\eta_2$ 的理由，乃是出於方法論 (methodology) 的考量。關於漢語方言歷史語言學研究的方法問題，羅杰瑞與柯蔚南¹ 對於《切韻》與現代漢語方言之間的關係，曾提出以下的看法：

¹ 本文原著為英文，題為〈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刊載於 1995 年出版的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4: 576-584)。中譯稿題目為〈漢語歷史語言學研究的新方法〉，由朱慶之譯，張永言校，刊載於《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一輯，頁 675-691。本文引用的是中譯稿。

大量漢語方言的音類與《切韻》音系有著確定的大體上有規則的關係，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該音系是現代漢語諸方言的來源。羅曼系諸語言與古典的拉丁文學語言有類似的關係，然而人們普遍認為，羅曼系諸語言並不是來源於古典的拉丁文學語言，而是來源於口頭拉丁語或俚俗拉丁語的一種形式。漢語亦復如是：漢語的現代方言俗語形式不是來自《切韻》的音韻清單，而是來自早期漢語的一種活的口頭的形式。因為沒有這種語言的書面記錄，我們就得從現代方言口語形式來歸納地重建它。（Norman and Coblin 1998: 687）

在實際操作方面，羅杰瑞與柯蔚南提出了以下的建議：

在漢語比較語言學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方言分類。其重要性在於一個基於縝密原則的分類事實上就是一個關於被分類的事物的起源的一種理論。有了一個更好的分類，我們就能開始獲得對於那些主要方言的更好的理解。在高本漢的語言發展模式中，祇有方言資料與中古漢語的縱向比較被注重，幾乎完全忽略了橫向的比較，即與同組姊妹方言的比較。……可以肯定，方言之間的比較將會讓我們對整組整組的方言做出有趣的概括，而不是孤立地處理他們。

（Norman and Coblin 1998: 690）

正如他們所指出的，漢語方言音韻比較研究長久囿於個別方言與書

面文獻《切韻》之間規則對應的推導，對於有系譜關係方言（也就是同組姊妹方言）之間的橫向比較相形缺乏。從事原始客語的研究，可望突破這樣的限制。簡而言之，O'Conner 的原始客語系統，以同組（客語）姊妹方言口語資料由下而上（bottom up）歸納出來，基本上是可靠的研究基礎。

回顧原始客語研究的歷程，一個可能的問題是：O'Conner 的文章似乎也沒有引起太多的迴響，有什麼理由要重新檢討一個四十多年前的研究，而且所用的方法也沒有太大的創新？底下補充三條我們隨手翻閱所及 O'Conner 原始客語系統被當代重要學者引用及評述的情形。

1. Norman（羅杰瑞）的 *Chinese*（1988: 224-228，中譯本見 Norman 1995）一書第 9 章 9.3 大量地引用 O'Conner 的原始客語研究成果進行討論。*Chinese* 這本書論述相當全面，是目前國際上最具影響力的漢語語言學教科書之一。

2. 何大安（2009: 71）探討「濁上歸去」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演變時，引用 O'Conner 來證明早期客家話次濁上一部分入陰上，一部分入陰平。

3. Coblin 在第十五屆國際暨第三十五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香港，中央研究院）的主題演講中，對 O'Conner 原始客語系統的評價是：

The work is very competently done and is a major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Hakka language studies. However, since it predates the period when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layering in Chinese dialects was achieved, it occasionally goes astray by cross-comparing material from different lexical items in the dialects studied, rather than

the layers and keeping their contents in tandem in the comparisons. Nonetheless, it is an exceedingly useful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ral Hakka reconstructive enterprise. (Coblin 2017: 16-17)

由此可見，O'Conner 的原始客語系統在國際上頗受到重要學者的引述並給予肯定，反觀兩岸漢語方言學界則似乎未曾觸及，可能是不同學者之間對漢語方言歷史研究觀點的差異使然，這裡不能細談。

至於方法，從事語言的歷時研究（diachronic studies），最重要的就是比較方法，詳細的介紹以及操作可參看 Meillet（2008，法文原文係 1924 年出版）、及 Fox（1995）、Crowley（1997）以及 Campbell（2013）等重要學者的歷史語言學教科書。整體而言，O'Conner 構擬原始客語所用的也正是比較方法，歷久彌新。

關於原始客語的內涵及性質，我們於以下進行扼要的說明，從而闡明本文在客語研究上的學術意義。²

首先要問，甚麼是原始客語？依照歷史語言學的基本原則，根據共時方言（A、B、C）擬測出來的原始語（X），它在相對時間上早於用來構擬的 A、B、C 等方言。請留意比較方法只能提供相對時間的次序，不能提供絕對時間的訊息，參看 Fox（1995: 57-91）。就本文而言，O'Conner 所比較的六種客語方言包括海陸、華陽涼水井、沙頭角、四縣、梅縣、陸豐，則原始客語就是這六個現代客語的祖語，時間上早於這六個現代方言。另外，用來比較的客語次方言越多，則所建立的祖語（原

2 感謝審查人提出這些疑問，這類問題使我們得以更全面地思考本文的內涵及定位。

始客語)的解釋力就會越強,形式也會越可靠。

從語言的真實性來看,原始客語是一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語言,還是一個根據純理論所推導出來、不確定時代、不確定地域、也不確定是否真實存在的語言?這確為本文應該優先釐清的問題。如果是前者,則應該指出原始客語在什麼時代產生?分布在哪些地方?如果是後者,亦即原始客語只是純理論所推導出來的幻影,不曾存在,文中也應該說明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義在哪裡?歷史語言學不能只滿足於理論的探討,如果不能說明一個語言背後的族群的歷史,而是構擬出一個虛幻的語音系統,那麼它對於客家研究的意義在哪裡,值得深思。

有關原始語本質上是一個真實存在的語言抑或純粹理論推導的公式,Fox(1995: 10-14)已經針對這個議題有相當深入的辯證,這裡不擬重複。只需要指出一點,那就是近來學界常常以語言類型學(linguistic typology)的觀點衡量原始語的優劣。也就是說,利用世界上實際存在的語言進行大量的系統性歸納,從而這些歸納所得的知識來評估一個原始語內部結構的合理性。這一操作背後蘊含的工作假設,無疑地是將原始語視為曾經存在過的真實語言。(Fox 1995: 12, 247-274)有鑒於此,我們認為原始客語絕非純理論推導出來的幻影,每一個擬測出來的早期形式也不是數學演算上的抽象公式,而是歷史上果然存在而現在已經消逝的實際語音。

原始客語在甚麼時代以及甚麼空間存在,這涉及客語形成的時空向度。關於客語的形成,目前學界至少有羅香林(1992)、張光宇(1996)、潘悟云(2005)和羅肇錦(2006)等學者提出看法,上述學者對客語形成「過程」的見解並不一致,但基本共識是:客家話乃是到了中國南方

後才形成的一種漢語方言。這個結論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從發生學的觀點來看，原始客語無疑地是一種漢語方言，而歷史上漢民族移民的方向是由北往南，而非相反。³

在時代上，學界論述客家話成立的時間，根據鄧盛有（2007：7-8）歸納所得，至少有三種學說：第一、唐代以前；第二、五代到宋初；第三、明清之後。其中透過語言證據來立論的，主是要李如龍（1996）〈從客家方言的比較看客家的歷史〉這篇文章。李如龍根據粵、贛、閩客家方言的現象指出，它們共有的語音和詞彙特點大量地反映了宋代漢語的特點，有些則是來到客地後的變異，可見客方言是宋代定型的。這個說法有充分的語言證據支持，我們相當同意。至於地域，李如龍（1996：254）指出兩宋時期形成的客方言主要分布於贛南閩西；又張光宇（1996：86）認為當時客家話通行的範圍及於粵、贛、閩交界地帶。歸納起來，不妨認為原始客語是宋代通行於粵、贛、閩交界地帶的一種漢語方言。時空座標建立後，本研究之意義便獲得凸顯。

最後要問的是，原始客語與客家族群的歷史的研究能夠產生什麼關聯？客語的來源有北方南遷說，也有與苗瑤畬有關的南方起源說，原始客語是否能夠解決這個爭議？

無庸置疑，語言是文化的一個外顯的特徵，因此語言研究與客家族群歷史研究當然存在密切的關聯。前面提到的李如龍（1996），便相當良好地結合了語言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是值得借鑑的研究方式。客語的來源有種種說法，北方南遷說包括羅香林（1992）、李如龍（1996）、

3 這個說法並不否認原始客語具有非漢語的底層，底層研究參看潘悟云（2005）或羅肇錦（2006）。另外，目前所知的漢藏語系分類也沒有哪個學說把客語歸入非漢語（如苗瑤或壯侗），以客語為漢語之一支乃是學界共識。

張光宇（1996）；南方起源說則有潘悟云（2005）和羅肇錦（2006）。要從原始客語來衡量上述不同說法，最首要而基本的工作是如羅杰瑞與柯蔚南（i.e., (Norman and Coblin 1998)）所說，先建立一個更好的分類，並以原始客語的同源詞來探討客語的起源。利用原始語的同源詞來追尋某個族群的祖居地（homeland）及文化型態的這類研究稱為「語言古生物學」（Linguistic-Paleontology）（Trask 1996: 354-356）。這項研究工作仰賴全面、深入且可靠的原始語擬測，然而迄今原始客語構擬並未受到重視，因此現階段還談不上運用這個方法。再者，這個課題並非本文的討論範圍，只能從略。

整體而言，本文的工作一言以蔽之是讓既有的原始客語構擬更為完善可靠，關注的議題是原始客語中的 * η_1 - 和 * η_2 -。本文的研究議題相當小，但「小題大作」可以對特定現象進行相對深入而細緻的研究。

附帶一提，在標寫 O'Conner 的原始客語系統時，本文有若干符號上的更動，說明如下：（1）原文將送氣符號標寫為「 \prime 」，一律改成不上標的「h」；（2）舌根鼻音韻尾寫作 -ng，文中一律改為 -ŋ，成音節鼻音也一併更動。（3）* $t\check{s}$ -、* $t\check{s}h$ -、* \check{s} -、* \check{n} - 是部位相同的齶顎音，我們轉寫為 * tj -、* tjh -、* j -、* n -。

本文整體章節安排如下：第 1 節為前言，說明本文的學術論題；第 2 節介紹 O'Conner 所提出的 * η_1 和 * η_2 的擬測方案，並進一步透過比較指出該方案的問題；第 3 節是重新考察沙頭角客語的語料，說明該方言發生的音韻變化；第 4 節提出我們的修正方案及其在漢語音韻史的意義；第 5 節是結論。

二、O'Conner 的方案及其問題

本節介紹 O'Conner 原始客語聲母系統中構擬 *ŋ1- 和 *ŋ2- 的方案，並從比較的觀點說明該方案的問題。關於原始客語的各項具體構擬內容，可參看 O'Conner (1976)，此外吳瑞文 (2018: 89-90) 也有簡單扼要的介紹，可以參看。

(一) O'Conner 的方案

O'Conner (1976: 15-16) 運用嚴謹的比較方法，利用六種客語方言的同源詞對應，構擬出原始客語的聲母系統，其中與鼻音聲母有關的對應及擬測如下：

表 1 原始客語 *m-、*n-、*ŋ-、*ŋ1-、*ŋ2- 的對應

| | 海陸 | 華陽 | 沙頭角 | 四縣 | 梅縣 | 陸豐 |
|-----|----|----|-----|----|----|----|
| *m | m | m | m | m | m | m |
| *n | n | n | l | n | n | n |
| *ŋ | ŋ | ŋ | ŋ | ŋ | ŋ | ŋ |
| *ŋ1 | ŋ | ŋ | ŋ | ŋ | ŋ | ŋ |
| *ŋ2 | ŋ | ŋ | n | ŋ | ŋ | ŋ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根據上表，原始客語的鼻音聲母包括雙脣鼻音 *m-、舌尖鼻音 *n-、舌根鼻音 *ŋ- 以及兩類的舌面鼻音 *ŋ1 和 *ŋ2。從音韻分布上來看，原始客語的雙脣鼻音聲母 *m-，可以與開口呼、合口呼、齊齒呼等韻母結合，例如：買 *mail、問 *mun5、夢 *miong3。不過其他四類鼻音聲

母的分布就相當特別：

表 2 原始客語 *n-、*ŋ-、*ŋ1-、*ŋ2- 的分布

| | *n- | *ŋ- | *ŋ1- | *ŋ2- |
|-----|-----|-----|------|------|
| 開口呼 | + | + | - | - |
| 合口呼 | + | + | - | - |
| 齊齒呼 | + | - | + | +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觀察上表可知，*n- 最自由，分布上沒有限制。*ŋ- 只分布在開口呼及合口呼前。舌面鼻音 *ŋ1- 和 *ŋ2- 則只分布在齊齒呼之前。這樣的情況不免讓人懷疑 *ŋ1-、*ŋ2- 其中一個聲母是否與 *ŋ- 存在互補分布，其條件是前高元音。

出於類似的考慮，O’Conner (1976: 60-62) 對 *ŋ1- 與 *ŋ2- 的音值有進一步的申述。他參考沙頭角客語的實際讀音，並對照原始客語軟顎音 (k-、kh-、h-) 及齶顎音 (tʃ-、tʃh-) 的演變，把 *ŋ1- 擬測為 *ŋ- (velar, 軟顎音)，而把 *ŋ2- 擬測為 *ɲ- (*ñ-, palato-alveolar, 齶顎音)。最終原始客語聲母系統如下：

表 3 原始客語的聲母系統

| | | | | | |
|-----|-----|------|---------|---------|----|
| *p | *t | *ts | *tʃ | *k- | *Ø |
| *ph | *th | *tsh | *tʃh | *kh- | |
| *m | *n | | *ɲ(*ŋ2) | *ŋ(*ŋ1) | |
| *f | | *s | *ʃ | | *h |
| *v | *l | | | |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這個方案是將 *ŋ1- 視為 *ŋ- 的同位音 (allophone)，也就是在 *ŋ- 在前高元音 [i] 的語音變體。*ŋ2- 由於與 *ŋ1- 具有最小對比，因此另外擬測為 *ɲ-。從方法論來看，O'Conner 建立 *ŋ1- 與 *ŋ2- 的對立的方式，是遵照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 (Comparative Method)。至於從原始客語推敲 *ŋ1-、*ŋ2- 與 *ŋ- 的關係，則是使用內部構擬 (Internal Reconstruction)。⁴

(二) 原始客語中 *ŋ 和 *ɲ 的問題

上文簡單地介紹了原始客語中關於鼻音聲母 *ŋ- 和 *ɲ- 的對立及擬測，本節將從比較的觀點來說明上述擬測所存在的問題。從發生學的觀點來看，原始客語無疑地是漢語方言的一種，也就是原始漢語的後裔。因此若要檢視原始客語的系統，我們不妨利用文獻中記錄的古音框架，來觀察原始客語與古漢語同源詞的分布與差異，從而了解原始客語與早期音系的關係，以了解其間的音韻變遷。

關於古音架構，最廣為學界利用的，乃是中古時期《切韻》一書所提供的中古音系統。Norman (2011: 97) 已經指出，大多數現代漢語方言的共同音系的音類實際上要基於《切韻》構擬的簡單得多。職是之故，Norman (2011) 提出了「漢語方言通音」(Common Dialectal Chinese) 的架構，用來解釋閩方言以外的其他現代漢語方言。就方法論而言，「漢語方言通音」的擬測是從《切韻》的音類著手，系統地去除現代漢語方言沒有的特點，並重新整理音系的分類，使之與現代漢語方言音類的分

4 比較方法和內部構擬是進行祖語擬測最常使用的兩種研究方法，其基本邏輯及相關個案研究可參考 Fox (1995)，下文對此也將有所探討。

合一致。至於取材，「漢語方言通音」是建立在現代方音的實際音值上，而不是借助日語裡的漢音、吳音或韓語的漢字讀音等外來材料。總而言之，「漢語方言通音」乃是簡化既有的《切韻》分類，並根據漢語方言實際語音所建構起來的抽象系統，主要目的是作為一種理論工具來從事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本節將透過這個架構，檢討原始客語鼻音聲母的擬測。

也許有人會問，我們所使用的「漢語方言通音」，其擬測是根據官話、吳語、贛語、湘語、粵語及客語都是現代語言，而不是原始官話、原始吳語、原始贛語等等，並非由下而上的擬測，方法上是否有疑慮？如羅杰瑞所說，「漢語方言通音」是一種簡化的《切韻》，也是一種理論工具。就本文而言，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從外部（external）來檢視原始客語的構擬。本文的研究程序可以同樣的用在原始官話、原始吳語、原始贛語等等，而這類工作不僅能驗證或修改原始方言的擬測，也可能回頭對「漢語方言通音」的音韻系統加以修正。⁵

「漢語方言通音」中的鼻音聲母包括 *m-、*n-、*nh- 與 *ng-，其中 *nh- 是齶鼻音，*ng- 是軟顎鼻音，我們分別以國際音標轉寫為 *ɲ- 和 *ŋ-。羅杰瑞（2011:101）已經指出，「漢語方言通音」中的 *ɲ-（*nh-）對應《切韻》的日母，長江以南多數方言的常用口語詞彙中的鼻音聲母就屬這一音類。另一方面，「漢語方言通音」中的 *ŋ- 則相當於《切韻》的疑母。

現在我們將原始客語與「漢語方言通音」中擬測為 *ɲ- 和 *ŋ- 的同

5 例如吳瑞文（2019）比較原始湘語與「漢語方言通音」兩個系統的咸攝一等覃韻發現原始湘語可以區分覃韻，而「漢語方言通音」則不分覃韻。可見就重韻而言，原始湘語比「漢語方言通音」更為保守。這也顯示「漢語方言通音」未來必須利用湘語的材料建立覃韻兩韻的區別。

源詞放在一起，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問題所在：

表 4 原始客語與「漢語方言通音」的 *ŋ- 和 *ŋ-

| | | | | | | |
|--------|-------|--------|--------|--------|--------|--------|
| 《切韻》日母 | 日 | 人 | 二 | 染 | 熱 | 肉 |
| 漢語方言通音 | *nit8 | *nin2 | *ni6 | *niam3 | *niat8 | *niuk8 |
| 原始客語 | | *ŋin2 | *ŋi6 | | *ŋiat8 | *ŋiuk8 |
| 《切韻》疑母 | 魚 | 牛 | 嚴 | 業 | 雁 | 月 |
| 漢語方言通音 | *ŋie2 | *ŋieu2 | | *ŋiap8 | *ŋan6 | *ŋiot8 |
| 原始客語 | (*ŋ2) | *ŋiu2 | *niam2 | *niap8 | | *niat8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由上表可知，「日人二染熱肉」這類日母字在「漢語方言通音」中是 *ŋ-，在原始客語中則是 *ŋ-；相反地，「魚牛嚴業雁月」這類疑母字在「漢語方言通音」中是 *ŋ-，在原始客語中多數是 *ŋ-，少數讀為 *ŋ-（例如牛），也有讀為成音節鼻音的如「魚」*ŋ2。

上面的同源詞對應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ŋ- 和 *ŋ- 在「漢語方言通音」與原始客語中都是彼此有區別的音位，但在「漢語方言通音」與原始客語中，卻恰好形成互換（flip-flop）的情況，這個現象必須有妥善的解釋。擬測「漢語方言通音」所用的材料包括官話、吳語、贛語、湘語、粵語及客語等六類漢語方言，其涵蓋面較原始客語廣泛。因此「漢語方言通音」的性質應當理解為比原始客語位階更高的上位語言。因此從歷時發展的角度來看，原始客語中 *ŋ- 和 *ŋ- 的擬測有必要加以檢討。也許有人會說，「漢語方言通音」與原始客語二者不一致的原因，並不一定是檢討原始客語所能夠解決的。我們的看法則是，倘若這種不一致只需於原始客語內兩種方案中擇一就得以解決，同時不涉及其他體系

(通音)的更動，自然是值得嘗試並提出的。

三、沙頭角客語的音韻變化

原始客語中 * η 1- 與 * η 2- 實際音值的構擬，主要根據沙頭角客語今讀音值的表現：將 * η 1- 擬為 * η -，將 * η 2- 擬測為 * η -。也就是說，沙頭角客語是 O'Conner 構擬舌面鼻音音值的關鍵語料，本文的議題設定是檢討 O'Conner 對舌面鼻音構擬的既有方案，在不增加材料的前提下，自然應該以檢視沙頭角方言的共時結構才能進行有效的學術對話。⁶ 簡言之，本節的工作乃是更深入地去觀察 O'Conner 所用來擬測的根據，也就是沙頭角客語方言本身的共時語音結構。

事實上，從一個更廣泛的觀點來看，原始客語的 * n -、* η -、* η - 三類聲母，在沙頭角客語中經歷過與其他客語方言不同的音韻變化與結構調整，在運用之際對沙頭角客語整體聲母系統應有所認識。首先觀察一下沙頭角客語的聲母系統：

表 5 沙頭角客語的聲母系統

| | | | | |
|----|----|-----|----|---|
| p | t | ts | k | Ø |
| ph | th | tsh | kh | |
| m | n | | ŋ | |
| f | | s | | h |
| v | l | z | |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6 從操作面來看，檢證既有的擬測，至少有兩種方式，一是運用新觀點，一是運用新材料，具體採取哪一種方式取決於議題本身；多數的時候這兩種方式都會派上用場，只是比重不同。

從共時平面的觀點而言，沙頭角客語與其他客語方言都存在舌尖鼻音 n- 與邊音 l- 的對立，然而實際上同源詞的內涵並不完全相同。沙頭角客語的 l- 相當於其他客語方言的 n- 及 l-，請看下表：

表 6 六種客語方言的 n- 與 l- 同源詞表

| | 海陸 | 華陽 | 沙頭角 | 四縣 | 梅縣 | 陸豐 |
|---|----------|-------|-------|-------|-------|-------|
| 拿 | na1 | na1 | la1 | na1 | na1 | na1 |
| 暖 | non1 | non1 | lon1 | non1 | non1 | non1 |
| 難 | nan2 | nan2 | lan2 | nan2 | nan2 | nan2 |
| 南 | nam2 | nan2 | lam2 | nam2 | nam2 | nam2 |
| 拉 | la1/lai1 | na1 | la1 | la1 | la1 | la1 |
| 響 | luŋ1 | nuŋ1 | luŋ1 | luŋ1 | luŋ1 | luŋ1 |
| 蓮 | lian2 | nien2 | lien2 | lian2 | lian2 | lian2 |
| 兩 | lioŋ3 | nioŋ3 | lioŋ3 | lioŋ3 | lioŋ3 | lioŋ3 |
| 娘 | ŋioŋ2 | ŋioŋ2 | nioŋ2 | ŋioŋ2 | ŋioŋ2 | ŋioŋ2 |
| 唸 | ŋiam6 | ŋien3 | niam5 | ŋiam5 | ŋiam5 | ŋiam6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首先說明一個語料的問題，O'Conner 使用的梅縣資料係根據橋本萬太郎（1972，1973a）的記錄，其中「念」記為 ŋiam5。黃雪貞（1995：148）則收有「念」ŋiam5 一讀，同時「娘」讀 ŋioŋ2，與橋本的記錄相同。同時，O'Conner（1976: 7）的梅縣聲母表中也只有 ŋ- 別無 ŋ₁-，這顯示 ŋ₁- 與 ŋ- 是同一個音位，表中據以修改。

依照《切韻》的架構，以上的同源詞分別來自泥（含娘）母 *n- 以及來母 *l-。從 *n-、*l- 的關係來看，六個客語方言的表現可以區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 *n- 和 *l- 在任何環境下都有區別，包括海陸、四縣、梅縣及陸豐。需要留意的是在前高元音 [i] 之前，*n- 多數發生了「顎化」

(*n > ŋ / _ i) 這項演變。梅縣今讀是舌根鼻音 ŋ-，這是音位歸納的結果，後文將有所說明。

第二類是 *n- 和 *l- 有條件地合併，具體而言，是在前高元音 [i] 之前維持區別，在其他環境則失去對立，也就是一般所謂「洪混細分」，例如沙頭角和華陽。需要留意的是這兩個方言 *n- 和 *l- 在洪音環境下混讀的演變趨向。從結果來看，華陽 *n- 與 *l- 的演變方向是 *l- 向 *n- 靠攏，沙頭角則是 *n- 向 *l- 靠攏。換言之，儘管本質上都是兩類合併為一類，但兩方言演變的方向不同，聲母的格局也就異趣。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沙頭角 *n-、*l- 發生局部合併之後，在 [i] 這類細音環境之前 *n- 仍然保留為原先的 n-，並不發生「顎化」。

接著觀察沙頭角客語的 ŋ 聲母。沙頭角客語的 ŋ 與其他客語方言的同源詞對應如下：

表 7 六種客語方言讀 ŋ- 的同源詞表

| | 海陸 | 華陽 | 沙頭角 | 四縣 | 梅縣 | 陸豐 |
|---|-------|-------|-------|-------|-------|-------|
| 牙 | ŋa2 | ŋa2 | ŋa2 | ŋa2 | ŋa2 | ŋa2 |
| 鵝 | ŋo2 | ŋo2 | ŋo2 | ŋo2 | ŋo2 | ŋo2 |
| 瓦 | ŋua3 | ŋa3 | ŋa3 | ŋa3 | ŋa3 | ŋua2 |
| 咬 | ŋau1 | | ŋau1 | ŋau1 | ŋau1 | ŋau1 |
| 疑 | ŋi2 | ŋi2 | ŋi2 | ŋi2 | ŋi2 | ŋi2 |
| 語 | ŋi1 | | ŋi1 | ŋi1 | ŋi1 | ŋi1 |
| 牛 | ŋiu2 | ŋjəu2 | ŋieu2 | ŋiu2 | ŋiu2 | ŋiu2 |
| 嚴 | ŋiam2 | ŋien2 | niam2 | ŋiam2 | ŋiam2 | ŋiam2 |
| 銀 | ŋiun2 | ŋyn2 | niun2 | ŋiun2 | ŋiun2 | ŋiun2 |
| 月 | ŋiat8 | ŋiet8 | niet8 | ŋiat8 | ŋiat8 | ŋiat8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依照《切韻》的分類，以上同源詞都是見系的疑母字，「通音」擬

測為 *ŋ-。從以上同源詞表來看，多數的客語方言中讀為 ŋ- 的「牙鵝瓦咬」與讀為 ŋ- 的「疑語牛嚴銀月」顯然是有條件的互補分布，參照《切韻》框架，可以將之構擬為一個共同的來源：*ŋ-。

在疑母的演變上，沙頭角客語也有相當特別之處：「牙鵝瓦咬」讀 ŋ- 是沙頭角與其他客語方言的共性，至於「疑語牛嚴銀月」則有特殊的演變方向。沙頭角客語中最讓人疑惑的是，同樣位於前高元音成分 [i] 之前，早期的 *ŋ-（疑母）今讀卻有兩種表現：ŋ- 與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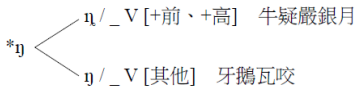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前高元音 [i]。應當認識到，[i] 這個成分在不同韻母結構中的實際語音性質並不相同。就「疑語牛」這些詞而言，[i] 的性質屬於主要元音。「疑」讀為 ŋi₂ 而「語」讀為 ŋi₁，[i] 是韻母結構中唯一的成分，是主要元音無疑。沙頭角「牛」今讀為 ŋieu₂，不過原始客語擬測為 *-iu，可以視為主要元音 [i] 加上一個半元音韻尾 [w] 的 [-iw] 結構。這個推論有若干旁證。比較沙頭角「牛」ŋieu₂，華陽「牛」ŋiau₂，它們都是具有複合元音的韻母。從演變而言，它們是從原始客語 *-iu 進行元音分裂 (vowel breaking) 的結果，這個演變顯然是由 [i] 來啟動，可見 [i] 是主要元音。

另外，「牛」在翁源讀 ŋeu₂、寧都讀 nəu₂，也說明其前身 *-iu 中 [i] 具備主要元音的性質。（參看李如龍、張雙慶 1992）何以這兩個讀音能說明 *-iu 中 [i] 具備主要元音的性質呢？理由相當簡單，對比「牛」這個詞在原始客語 *ŋiu₂、翁源 ŋeu₂、寧都 nəu₂ 的語音形式，很顯然 [ɛ] 和 [ə] 在兩種現代客語方言中不可能被分析為介音，只能分析為主要元音。換言之，[ɛu] 和 [əu] 都是 [主要元音 + 韻尾] 的結構，考量到音節內部成分一一對應的基本原則，原始客語的韻母 *-iu 自然也分析為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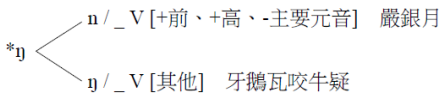
要元音 + 韻尾] 更為合理簡易。⁷

至於「嚴銀月」等同源詞，[i] 在音節結構中的性質屬於半元音，是位於聲母與主要元音的中介成分，相當於 [j]。在沙頭角客語中，這個半元音性質的 [j] 由於與部位靠後的 [ŋ] 或 [n] 發生了異化 (dissimilation)，使得發音部位朝向舌尖位置移動，最終發展為現在的 n-。⁸

整體而言，早期的 *ŋ 在梅縣基本上維持為同一個音位。在海陸、華陽、四縣、陸豐等客語方言的演變如下：



在沙頭角的演變如下：



總而言之，同一個語音成分在音韻結構上的位置不同，從而在發音上存在微細差異，這一差異平常習焉不察，但在音韻結構產生變化之際，則會體現出來。[i] 這一成分在沙頭角客語不同音節結構中有不同的語音性質，這個性質使得 *ŋ- 在沙頭角客語中的演變與其他客語方言產

7 附帶一提，將 *iu 分析為 [主要元音 + 韻尾] 的結構，也就不必假設翁源發生 *iu > ieu > eu 或寧都發生 *iu > iəu > əu 這類繁複且難以證明的多階段演變。

8 何大安 (1986: 227-238, 1987: 26-31) 曾以雲南漢語方言為例，深入而具體地探討了 [i] 元音與 [j] 介音在音韻變遷上的差異，可以參看。

生差異。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沙頭角客語「牛語疑」在 [i] 元音的環境下讀為 ŋ- 可以視為語音上「存古」的表現。

最後來觀察「耳人二熟肉忍軟」等同源詞在沙頭角客語中的表現：

表 8 六種客語方言的 ŋ- 同源詞表

| | 海陸 | 華陽 | 沙頭角 | 四縣 | 梅縣 | 陸豐 |
|---|-------|-------|-------|-------|-------|-------|
| 耳 | ŋi3 | ŋi3 | ŋi3 | ŋi3 | ŋi3 | ŋi3 |
| 人 | ŋin2 | ŋin2 | ŋin2 | ŋin2 | ŋin2 | ŋin2 |
| 二 | ŋi6 | ŋi3 | ŋi5 | | ŋi5 | ŋi6 |
| 熟 | ŋiat8 | ŋieʔ8 | ŋiet8 | ŋiat8 | ŋiat8 | ŋiat8 |
| 肉 | ŋiuk7 | ŋiuʔ7 | ŋiuk7 | ŋiuk7 | ŋiuk7 | ŋiuk7 |
| 忍 | ŋiun1 | ŋyn1 | ŋiun1 | ŋiun1 | ŋiun1 | ŋiun1 |
| 軟 | ŋion1 | | ŋion1 | ŋion1 | ŋion1 | ŋion1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根據以上同源詞表，絕大多數客語方言都讀為 ŋ-，只有沙頭角和梅縣讀為 ŋ-，在音韻分布上包括帶有 [i] 元音與 [i] 介音的韻母。依照多數方言的表現，我們將原始客語「耳人二熟肉忍軟」的聲母擬測為顎化的鼻音聲母 *ŋ-。基於這一擬測，我們有必要說明從原始客語到梅縣與沙頭角的音韻變遷。

首先說明梅縣客語。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梅縣客語目前共時平面上的獨立音位 (phoneme) /ŋ/ 聲母是早期不同鼻音聲母合流之後的終點，它在元音 [i] 或介音 [i] 之前的實際音值是 [ŋ] (黃雪貞 1995: 5)。基於以上的認識，梅縣客語的演變可利用音韻規則表示如下：

R1

R1-A *n > ŋ / _ i#, iV(C)

娘念

R1-B *ŋ > ŋ / _ i#, iV(C)

疑語牛嚴銀月

R1-C *ŋ > ŋ / _ i#, iV(C)

耳人肉軟

簡言之，在梅縣客語中，原始客語的 *n-（泥）、*ŋ-（疑）、*ɲ-（日）三類聲母在 [i] 元音前合併為一個成分 [ɲ]，這個讀音是 /ŋ/ 的有定分音（allophone）。從演變次序而言，以上 R1 的 A、B、C 三條次規律可以分別進行，由於最終走向合流，因此無從推斷次規律彼此間孰先孰後。

與大規模合流的梅縣客語不同，沙頭角客語則局部地保留了早期不同聲母的區別。沙頭角客語的演變可用音韻規則表示如下：

| | |
|---------------------------|------|
| R2 | |
| R2-A *n > n / _ i#, iV(C) | 娘念 |
| R2-B *ŋ > n / _ iV(C) | 嚴銀月 |
| *ɲ > ɲ / _ i#, iC | 疑語牛 |
| R2-C *ɲ > ɲ / _ i#, iV(C) | 耳人肉軟 |

以上 R2-A 的規律說明原始客語的 *n- 在 [i] 這個成分前不發生變化。R2-B 說明 *ŋ- 的條件變化：在 [i] 介音前舌尖化為 *n-，在 [i] 元音前不發生變化。R2-C 說明 *ɲ- 在 [i] 這個成分前發生了舌根音化的演變。同時請留意，以上沙頭角客語 R2 的兩條分律存在邏輯上的演變次序：R2-B 必然早於 R2-C，也就是 *ŋ- 在 -iV(C) 這一條件演變為 n- 之後，*ɲ- 才在 [i] 這個成分前發生了舌根音化這一演變。倘若 R2-C 早於 R2-B，則現在的沙頭角客語「人熱肉忍軟」等來自 *ɲ- 且具備 -iV(C) 結構的同源詞應當讀為 n-，然而語言事實並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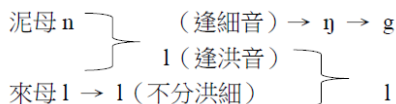
上述 R2-C 的演變值得進一步說明。一般認為，顎化鼻音 ɲ- 與 [i] 這類前高成分結合為 ni/niV(C) 是常態。不過 R2-C 卻為沙頭角客語設定了原始客語 *ɲ- 在 [i] 的環境下「舌根音化」為 ɲ-，以結合常態來思考，或許會認為這條規律違背音理或規律。就語音演變而言，各種形式的變

化都可能發生。某項演變規律的建立，應當以原始語為基礎，向下觀察演變的結果進而從中「歸納」出來。也就是說，討論演變時不能囿於既有或特定的音節結構知識（例如顎音 [ɲ] 與 [i] 的結合較自然）進行「演繹」的解釋。在對歷史音變提出詮釋時，最重要的是當下眼見耳聞的語言證據，而非迎合符合若干既有的理論或經驗的框架，這將使我們誤解語料且無從掌握演變的真實面貌。根據沙頭角客語語料，原始客語的 *ɲ 在沙頭角今讀全部是 ŋ-，這是實際存在的語言事實。原始客語的 *ɲ- 在沙頭角客語從顎化音演變為一般舌根音 ŋ-，可以理解為一種「去顎化」演變，顎化鼻音 ɲ- 演變的方向是向舌根音 ŋ- 歸併。⁹ 從共時結構上來觀察，R2-C 這條規則的效應是使得原先 *n-、*ŋ-、*ɲ- 的三向對立，簡化為 *n-、*ŋ- 的雙向對立。由發音部位上來看，*n- 與 *ŋ- 分別屬於居前的舌尖鼻音與居後的舌根鼻音，聽感上最具有分辨的效果。整體而言，我們不妨這麼理解，沙頭角方言 *ɲ- 之所以發生「去顎化」，可能與聲母趨於簡化這一結構變遷存在直接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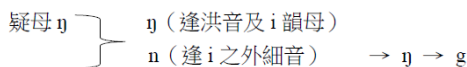
關於沙頭角客語鼻音的音韻演變，還有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可以支持我們上述的推論。張雙慶等（1999：374-375）曾調查香港新界沙頭角客語，並將之與 1884 年（光緒十年）出版的香港客家話聖經讀本《聖經書節擇要》（簡稱客話聖經）中的客家話音系進行比較，對於新界客家話中鼻音（泥、疑、日）聲母一百多年來的演變有以下的說明：（以下字音聲調依原文均從略，編號也根據原文次序不予更動）

9 何大安（1986：227-231）指出雲南墨江方言原先的顎化音聲母在 i、iŋ 這兩個韻母前發生了舌尖化的演變，也就是 tc-、tch-、c- > ts-、tsh-、s-。這項音變屬於異化作用，旨在增強原有的區別。墨江方言的情況可視為「去顎化」演變的另一種型態。

1. 客話聖經泥、來母的讀音基本有別，如內 *nui* ≠ 淚 *lui*，黏 *nyam* ≠ 廉 *lyam*，怒 *nu* ≠ 路 *lu*。有些泥母字，如難苦～、難困～、能，有時讀 *n*，有時讀 *l*，說明從那時候起泥母字已經開始混入來母。今天新界的客家話泥、來母在洪音前基本不分，在細音前則還有別，泥母讀 *g*（混入疑母），來母讀 *l*，一百多年來的演變可圖示為：



2. 客話聖經疑母字逢洪音及 *i* 韻母讀 *ng* [η]，如硬 *ngan*、眼 *ngan*、外 *ngoi*、傲 *ngau*、義 *ngi*、遇 *ngi*，¹⁰ 逢 *i* 之外細音讀 *n*，如業 *nyap*、月 *nyet*、願 *nyen*。今新界客家話疑母字都讀 *g*，一百多年來的演變可圖示為：



3. 客話聖經日母字逢 *i* 韻母讀 *ng* [η]，如二 *ngi*、耳 *ngi*，逢 *i* 之外細音讀 *n*，如人 *nyin*、日 *nyit*、忍 *nyun*、肉 *nyuk*；少數口語中的非常用字則讀零聲母，如然 *yen*、辱 *yuk*。今新界客家話大部分日母字讀 *g*，混入了疑母，然、辱等少數字則讀 *z* 聲母，一百多年來的演變可圖示為：

¹⁰ 原文本段將 *ng* [η] 誤標為 *n* [η]，字例讀音明顯也有排版之誤，這類情況我們都直接根據《聖經書節擇要》之讀音一一校改。《聖經書節擇要》依照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閩客語典藏」所收錄的版本，網址為：<http://minhakka.ling.sinica.edu.tw/bkg/index.php>（日期：2019年11月15日），特此說明並致謝。

| | | | |
|----|---|---------------|-------------|
| 日母 | } | ŋ (逢 i 韻母) | |
| | | n (逢 i 以外的細音) | → ŋ → g |
| | | o (少數口語非常用字) | → j (i) → z |

以上的演變相當具有啟發性，1884 年的客話聖經顯示：第一、原始客語 *ŋ- (疑母) 的分化條件確實是依據 [i] 作為主要元音或作為介音而有區別；第二、原始客語 *ŋ- 與 *j- (日母) 在相同的音韻環境下有相同的行為，這顯示原始客語的 *j- 果然是往 ŋ- 的方向演變，最終甚而去鼻化為現今沙頭角客語的 g-。¹¹

就資料性質而言，早期客話聖經與 O'Conner 所使用的 1960 年代沙頭角客語資料大同小異，這兩份語料跟 20 世紀下半葉紀錄的沙頭角客語調查報告則存在相當顯著而重大的差別。關於晚近沙頭角客語語料尚可參看詹伯慧、張日昇 (1990)，他們的記錄與張雙慶等 (1999) 所記大體相似。20 世紀下半葉最新的兩份沙頭角客語系統中，既沒有舌尖鼻音聲母 n-，也沒有舌面鼻音 j-，至於舌根鼻音聲母 ŋ- 則只出現在非前高元音的環境，與出現在前高元音環境的 g- 構成一個互補的聲母音位 / g-/。從演變的觀點來看，沙頭角客語最為後起的一項演變是將原始客語聲母系統中的 *n-、*ŋ-、*j- 三類鼻音聲母在前高成分 [i] 的環境之前混讀，並全部讀為舌根塞音聲母 g-。簡言之，晚近出版的資料屬於大量合併的系統，對於歷時演變不容易提供關鍵性的證據。由此可見，早期方言材料 (在這裡是 20 世紀上半葉及 19 世紀末的沙頭角客語資料) 在論述音韻變遷上的價值以及重要性。

11 不包括「然」、「辱」這類讀為零聲母的口語非常用字。

總結本節的討論，我們認為在歷史發展上，沙頭角客語鼻音聲母先後發生過兩項重要的音韻變化：（1）舌根鼻音 *ŋ- 在 [i] 介音前發生舌尖音化；（2）舌面鼻音 *ɲ- 在 [i] 成分前發生舌根音化（去顎化）。這兩項變化是由於沙頭角方言在演變條件上與多數客語方言存在些許差異，其中 [i] 成分在不同音節結構中起的作用最為關鍵。

四、原始客語 *ɲ 和 *ŋ 的音值擬測

上文比較詳盡地說明了沙頭角客語的共時系統以及歷時演變，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調整 O'Conner 原始客語方言 *ŋ1- 和 *ŋ2- 的具體音值。我們認為，*ŋ1- 應當擬測為 *ɲ-，而 *ŋ2- 應當擬測為 *ŋ-。也就是說，將 O'Conner（1976）既有的兩類擬音音值對調即可。本文修改後的原始客語聲母系統如下：

表 9 本文的原始客語聲母系統

| | | | | | |
|-----|-----|------|---------|---------|----|
| *p | *t | *ts | *tʃ | *k- | *∅ |
| *ph | *th | *tsh | *tʃh | *kh- | |
| *m | *n | | *ɲ(*ŋ1) | *ŋ(*ŋ2) | |
| *f | | *s | *ʃ | | *h |
| *v | *l | | | |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調整之後，原始客語的 *ɲ-（*ŋ1-，耳人二熱肉忍軟）就相當於「漢語方言通音」的 *ɲ-（*nh-，日母），原始客語的 *ŋ-（*ŋ2-，嚴銀月業）則相當於「漢語方言通音」的 *ŋ-（疑母）。由此看來，原始客語

與「漢語方言通音」這兩個原始音韻系統並不存在對應上 * η_1 - 和 * η_2 - 互換 (flip-flop) 的情況。

這裡附帶說明一個發現程序上的問題。歷史語言學透過比較方法及內部構擬為音位建立音值，其目的是為了解釋語音演變。應當留意到，一個原始語的系統不僅對內要能解釋各次方言的變化，對外也必須與其他親屬語言建立合理的對應關係，並且能夠從更高位階的原始語中有規則地演變下來。所謂「與其他更高位階語言進行比較」的這個方法，就是歷史語言學中的「顛倒重建」(inverted reconstruction) (Fox 1995: 88-89)。

純粹就邏輯推論而言，依照 O'Conner 的原始客語聲母系統，著眼於 * η_1 - 與 * η_1 、* η_2 的音韻分布，至少可以有 A、B 兩種方案。A 方案是將 * η_1 與 * η_1 - 歸納為同一個音位；B 方案是將 * η_2 與 * η_1 - 歸納為同一個音位。O'Conner 選擇了 A 方案，本文則選擇了 B 方案。就原始客語內部而言，A、B 兩種方案都可以成立，同時都能簡化原始客語的聲母系統，達到簡約經濟的效果。但從「顛倒重建」的角度來看，B 方案顯然更加合理簡捷，並且不會造成外部比較時的問題（也就是音位上的「互換」flip-flop）。由此可見，「顛倒重建」這個方法具有重複檢驗 (double check) 的效力，倘若使用內部擬測時可以有不只一個選擇，運用「顛倒重建」可以判斷優劣進而有所取捨。

五、結語

O'Conner (1976) 的擬測以同源詞對應出發，最精彩之處是首先利

用嚴謹的比較方法擬測了兩類舌面鼻音 * η_1 - 和 * η_2 -；之後他仔細觀察這兩個聲母在原始客語中的音韻分布，進一步利用內部構擬法將兩個音位簡化為一個：將 * η_1 - 構擬為 * η -，作為 * η - 的有定分音，而把 * η_2 - 構擬為獨立的音位 * η -。

本文對 O'Conner 的音值擬測存在疑慮，因此嘗試從外部比較的觀點加以檢驗。我們發現，從「漢語方言通音」（簡化的《切韻》音系）的觀點來看，若接受 O'Conner 方案中賦予 * η - (* η_1 -) 和 * η - (* η_2 -) 的具體音值，在後續從事比較研究時勢必面臨重大的困難。

於是我們重新考察區分 * η_1 - 和 * η_2 - 的關鍵性語料——沙頭角客語，對其共時音韻系統進行探討。本文獲得的認識是：原始客語的 * n -、* η -、* η - 在沙頭角客語中發生了若干其他客語不同的語音演變；造成這些演變的關鍵在於 [i] 這一成分。[i] 在沙頭角客語中，作為主要元音 (-i#、-iC) 與作為介音 (-iV(C)) 時具備不同的語音性質，從而對聲母產生了兩項重要的音韻變化：(1) 舌根鼻音 * η - 在 [i] 介音前的舌尖音化；(2) 舌面鼻音 * η - 在 [i] 成分前的舌根音化（去顎化）。釐清沙頭角客語上述的獨特演變之後，本文將 * η_1 - 擬測為 * η -，將 * η_2 - 擬測為 * η -。修改之後的系統不僅對內可以解釋各種客語方言的演變，對外也可以準確地與「漢語方言通音」對應。本文的研究個案說明，在取用語料進行比較之前，應當充分地掌握材料本身的情況，之後才可望妥善地運用於原始語言的構擬上。

整體而言，本文在方法論上有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是依照歷史語言學經典的比較方法，從現代方言的觀點由下而上的建構原始客語，而非直接使用《切韻》來推導演變；二是利用「漢語方言通音」（簡化的《切

韻》音系)與原始客語進行比較,從顛倒重建的觀點檢驗不同方案,從而找出更為合理的音值擬測。衡諸學界既有的研究,對原始客語的關注遠遠不及原始閩語。本文探討原始客語 * η_1 - 和 * η_2 - 這兩類聲母的具體音值,不僅從方法上展示原始漢語方言擬測的可行性,更期盼喚起學界對原始客語擬測的重視。

謝誌:本文初稿曾於第十三屆客家話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中央大學,2018年10月19-20日)上宣讀,並與出席學者專家廣泛交流,獲益良多。投稿本刊後獲得兩位不具名審查人惠賜卓見或提出質疑,我們於文中盡可能回覆,不惟自我澄清,亦收切磋之效。這些看法毫無疑問地使本文之論述更臻完備,謹申謝悃。最後,文中任何殘存的錯誤,其責均在作者。

參考文獻

- 何大安,1986,〈元音 i, u 與介音 i, u: 兼論漢語史研究的一個方面〉。頁 227-238, 收錄於王靜芝先生七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王靜芝先生七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_____, 1987,《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_____, 2009,〈「濁上歸去」與現代方言〉。頁 59-82, 收錄於《漢語方言與音韻論集》。臺北:文盛彩藝事業有限公司印刷。(原載於 1988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 115-

38。

吳瑞文，2018，〈論原始客語中的 *ai 與 *iai〉。頁 86-104，收錄於莊初升、溫昌衍編《客家方言調查研究《漢語方言與音韻論集》第十二屆客家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_____，2018，〈論現代湘語中的覃談有別及其早期形式的擬測〉。《中國語言學集刊》11(1/2)：77-98。

李玉，1986，〈原始客家話的聲母系統〉。《語言研究》1：114-28。

李如龍，1996，〈從客家方言的比較看客家的歷史〉。頁 248-66，收錄於《方言與音韻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李如龍、張雙慶編，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

張雙慶等，1999，〈香港新界方言調查報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8：361-96。

黃雪貞，1995，《梅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詹伯慧、張日昇編，1990，《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之三：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潘悟云，2005，〈客家話的性質：兼論南方漢語方言的形成歷史〉。《語言研究集刊》2：18-29。

鄧盛有，2007，〈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分分析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羅香林，1992，《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

- 羅肇錦，2006，〈客語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語言暨語言學》7(2)：545-68。
- 嚴學窘、李玉，1986，〈客家話的原始形式述論〉。《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4-9。
- Campbell, Lyle, 2013,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Coblin, W. South, 2017, “Neo-Hakka, Paleo-Hakka, and Early Southern Highlands Chinese.” Pp.1-54, In *Proceeding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35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Crowley, Terry,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ird edition.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x, Anthony, 1995,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illet, Antoine (梅耶) 著、岑麒祥譯，2008，《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著、張惠英譯，1995，《漢語概說》。北京：語文出版社。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著、R. VanNess Simmons (史皓元) 和張艷紅譯，2011，〈漢語方言通音〉。《方言》2：97-116。
- Norman, Jerry and W. South Coblin (羅傑瑞和柯蔚南) 著、朱慶之譯，1998，〈漢語歷史語言學研究的新方法〉。頁 674-91，收錄於

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編，〈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一輯〉。成都：
巴蜀書社。

O’Conner, Kevin A, 1976, “Proto-Hakk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 11: 1-64.

Trask, Robert L., 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Arnold.

